

迷醉佛羅倫斯

李悠禎

佛羅倫斯，又名翡冷翠，從名字中流瀉的浪漫，她是青蔥蒨綠托斯卡納地區的一顆橘紅色寶石。文藝復興的曙光從這裡升起、人文主義從這裡開始綻放光輝，她是西方美學的殿堂，濃郁的藝術氛圍瀰漫至今日。

受到她的古老氣息吸引，而不自覺朝著前方展開的道路，一步步探索下去，精緻而孤傲，時間凍結在這城市，數百年不曾變動過市容，置身於雕像林立的領主廣場，爬上聖母百花大教堂的鐘塔，或穿梭於銘橘屋瓦間，若是從工匠藝術小店前無心的匆匆走過，像閉眼走過漫長的歷史。佛羅倫斯適合你緩慢細膩的探索。（圖一）



（圖一）佛羅倫斯

百花之城的綻放——佛羅倫斯的興起

佛羅倫斯位於義大利半島的中北部，於群山環抱的河谷平原上，悠悠流過這個開放谷地地形的亞諾河（Arno）為通往地中海的水運捷徑，而周圍的山道更便利了通往其他城邦歐洲地區的交通，然而論交通、貿易重要性而言，身處內陸的佛羅倫斯怎能跟11世紀沿海港口城邦比薩、熱那亞、威尼斯相比，於是當地的大地主根據擁有大量田地和莊園，得以種植棉麻、放牧，以豐富的原料優勢，發展手工業與精湛的工藝，結合商業、銀行業的發展，逐漸成為巨商群集的城市。13世紀的佛羅倫斯已經是貿易範圍遍及歐洲、遠達埃及、西亞的國際大都會，佛羅倫斯的銀行家於1252年鑄造發行的弗林（Florin）金幣是當時歐洲、近東、阿拉伯地區使用的國際貨幣，銀行家透過對貨幣的控制累積了豐厚的財富，也成為日後推動文藝復興的資本。

文藝復興——人文主義曙光

中古黑暗時代的瘴氣在歐陸緩緩散去，東羅馬帝國落難的希臘古典文化學者在首富梅蒂奇家族的招手歡迎下，安然地在佛羅倫斯翻譯大量古希臘羅馬的著作，組成柏拉圖學院，結合希臘思想與基督教教義，確立了以人為本的人文主義。梅蒂奇家族大量的資金挹注於都市建設、宏偉的

建築、資助研究與創作，開明的氛圍與尊重和禮遇，使得義大利最優秀的畫家、雕塑家、建築師、詩人、作家匯集在此地，用自身的才華，在歐洲史上留下深刻的痕跡。當時的歐洲城市沒有一處有如此濃郁的文化氛圍與財力，在熱愛藝術又開明的梅第奇家族的巨大雙手的推動下，佛羅倫斯成為歐洲文藝復興的搖籃。

特別想描述這三個文藝復興時期的象徵：烏菲茲美術館（圖二）的館藏、領主廣場的雕像（圖三）以及融合多風格的聖母百花大教堂。（圖四）

烏菲茲美術館（The Uffizi Gallery）藏有西方美術史上重量級畫作。文藝復興時期的畫作以宗教與古希臘神話為題材。例如喬托（Giotto）以寫實風格的引起了風潮，《聖母登極》（Ognisanti Madonna）中金色殿堂內的聖母聖子，散發世俗的光澤，更親近參觀者。擅長以古代神話為寓意題材的波提切利（Botticelli），最著名的畫作，也是烏菲茲的鎮館之寶之一——《維納斯的誕生》中象徵愛與美的維納斯，迎著風神吹向她的和煦微風，眼中透著純美，還帶有人類般的愛慾，她反映了當時畫家對希臘羅馬古典藝術的崇尚，以及鼓勵表述人的情感的思想。

達文西的《天使報喜圖》（Annunciation）

呈現的典雅優美、拉斐爾《金雀翅的聖母像》（Madonna of the Goldfinch）筆下朦朧的光線，溫馨柔和的聖母與聖子，像平凡的少婦與孩子，像個凡人，把人的思想和情感從神學中解錮，肯定人為現世生活的創造者。文藝復興畫作強調精神美與肉體美達到和諧平衡於烏菲茲美術館中展露無遺，畫作中感受到那股由心而生的和諧，無非是各個時代的人的渴望。

領主廣場（Piazza della Signoria）凝聚了這個時代的輝煌。此處豐富的作品猶如露天藝廊，人群駐足於文藝復興巨匠米開朗基羅《大衛》的複製品前，看著聖經中殺死巨人哥利雅前全神貫注、面色緊張的大衛。阿曼那提（Ammannati）的《海神噴泉》，鼓張的肌群，蓄勢待發彷彿隨時要從水花飛濺的噴泉中走出來，栩栩如生。一旁的蘭齊涼亭（Loggia dei Lanzi），是佛羅倫斯的民主象徵，在這涼廊露天展示諸多名家作品如詹波隆那（Jean Boulogne）的《薩賓掠劫》（The Rape of the Sabines）、切里尼（Cellini）的《波修斯》（Perseus）等等的作品的雕像。坐在石階上，仰望著《波修斯》，感受一尊尊雕像滿溢情感張力，騷動觀者情緒的作品，找到一種熟悉感——不論他們是希臘神話裡的神還是人人歌頌的



（圖二）烏菲茲美術館



（圖三）領主廣場

英雄人物，在面對困難前真實的展現人的韌性；在我們每個人的精神裡紮了根的人文主義，藉由雕像，表現逐漸擺脫教會的箝制，解放的個體的精神，撼人心魄。

聖母百花大教堂（Cathedral of Santa Maria del Fiore）的華麗宏偉只有羅馬的聖彼得大教堂、米蘭大教堂、以及倫敦的聖保羅大教堂可以與它齊名，所建造的時間十分長久，因此包含了哥德式、羅馬式以及文藝復興三大建築風格。為了建造出比西耶納、比薩更巨大雄偉的圓頂教堂建築，從1296年開始建造起，期間經歷與集結了好幾任的建築師坎比歐（Cambio）、喬托（Giotto）和塔蘭提（Talenti）的智慧精華，最後由匠心獨具的天才建築師布魯內斯基（Brunelleschi）他利用魚骨型的結構、變化哥德式的尖拱肋至半圓弧型，以同心圓的原理完成了懸置許久難以解決的圓頂設計、主教座堂（Duomo），終於才完成這項革命性的工程，是佛羅倫斯建築科技工匠技藝的一大成就。也是從歌德時期進入到文藝復興

光輝的象徵。

古老工藝——百年影響力

以手工業起家的佛羅倫斯整座城市是一個巨大、種類繁多的工作坊，相同的行業集中在同一條街上，藝術與商業的完美結合體現於佛羅倫斯人身上，逐漸發展出來的同業公會的影響力甚至伸進執政大廳裡。佛羅倫斯工匠吸取東西方工藝精華，追求的是極致的品質，逐漸以「佛羅倫斯製造」的優良質感立下良好名聲，13世紀起成為各式各樣產品的集散地，佛羅倫斯產的織品、皮件，更是流傳到近東地區。今日老橋上珠寶、金飾、銀飾老字號店鋪依舊熱鬧，反映了佛羅倫斯的講究與工藝技術的淵遠流長。在20世紀時，佛羅倫斯誕生了幾位時尚大師：Salvatore Ferragamo, Guccio Gucci，而在2011年開幕於14世紀領主廣場上的Gucci Museum，更象徵了佛羅倫斯古老手工業技術的卓越和全球影響力。



（圖四）百花大教堂